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重訂契丹國志卷八

興宗神聖孝章皇帝

興宗皇帝諱宗真聖宗長子母曰欽哀皇后蕭氏帝生於顯州東錐子河始封梁王後立為皇太子聖宗崩帝即位改元景福軍國事皆嫡母齊天皇后主之

辛未景福元年按隆禮誤以興宗為踰年改元故原書所紀年號俱差一歲今從遼史改正是年帝即位尊所生母順聖元妃曰法天皇后嫡母為齊

天皇后齊天后平州節度使蕭實桂之女丞相耶律隆運之甥有容色聖宗愛幸特甚事承天太后景宗之后聖宗之母尤謹承天以隆運故深愛之承天上仙齊天預政權勢日盛置宮闈司補官屬出教令生辰曰順天節有子皆不育元妃生子長即帝也次曰塔塔濟又生楚國公主嫁其弟蕭托克索為築城以居之曰睦州號長慶軍徙户一萬實之曰從嫁户齊天喜琵琶通琵琶工燕文顯李文福元妃屢言其事聖宗不之信又為卷書投聖宗

寢帳中聖宗得之曰此必元妃所為也命焚之聖宗遺命以齊天為太后順聖為太妃元妃匿之自為皇太后令人誣告齊天謀叛載以小車囚之上京帝曰齊天皇后侍先帝四十年按原書云與先帝四十年夫妻其詞鄙俚令據遼史改正先帝遺詔立為太后令既不立何忍殺之法天后復問於諸兄弟皆執奏曰若存之必為後患帝曰齊天皇后無子又年老若存之宮中有何患乎法天后竟不從其言縊殺之及其左右百餘人以庶人禮埜於祖州白馬山法天

皇后專制國事多殺功臣用蕭氏兄弟分監南北蕃漢使蕭氏奴為團練防禦觀察節度使者至四十范陽無賴輩多占名樂工為蕭氏奴　帝以上尊酒銀帶賜樂工太后怒鞭樂工孟五哥帝知内品高慶郎告太后使左右殺高慶郎太后愈怒下吏雜治語連於帝帝曰我貴為天子而與囚同答狀耶鬱鬱不樂

壬申　重熙元年春正月如雪林　是歲宋仁宗明道元年

癸酉　重熙二年春二月有星孛於東北光芒長二尺　夏

六月朔日食

甲戌重熙三年秋八月有星孛於張翼長七尺濶五寸十二日而没　帝與耶律喜孫謀率兵廢母法天太后登黄布車載送慶州守聖宗塚遂誅永興軍都總管高常格及内侍數十族命内庫都提點王繼恩内侍都知趙安仁等監南北面蕃漢臣僚　自聖宗太平四年始宋每歳遣使賀帝生辰及元旦賀太后則别遣使至是不復别遣至重熙八年迎回法天太后乃遣如故　是歳

宋仁宗景祐元年

乙亥 重熙四年帝因獵過祖州白馬山見齊天太后墳塚荒穢又無影堂及掃洒人只空山中一孤塚惻然而泣曰吾早同今日后不至於此也左右皆沾涕因詔上京留守耶律貴寧鹽鐵使郎元化等於祖州陵園内選吉地改葬其影堂廊庫等並同宣獻太后園陵

丙子 重熙五年春正月如魚兒濼

丁丑 重熙六年秋七月有星數百從西南而流至壁東其

光燭地黑氣長丈餘出畢宿下

戊寅 重熙七年春正月有衆星西北流 秋八月熒惑犯南斗 是歲宋仁宗寶元元年

己卯 重熙八年春二月駐蹕長春河 按原書於重熙三年五年八年俱失載事實今據遼史補

庚辰 重熙九年春正月朔日食 先是帝於重熙二年幽母法天太后於慶州既改葬齊天后羣僚勸帝迎之皆不從因命僧建佛寺帝聽誦報恩經感悟即遣使迎太

后館置中京門外筵曰以見母子如初加號法天應運仁德章聖皇太后按遼史欽哀皇后重熙元年上尊號法天應運仁德章聖皇太后二十三年加上尊號仁慈聖善欽孝廣德安靖貞純寬厚崇覺儀天皇太后此書誤書重熙元年所上尊號於此年但欽哀尊號初為八字後為十八字必當再加此書謂此年加尊號未必無據今姑仍舊文而加辨正云然出入舍止常相去十數里陰為之備　是歲太后始遣平慶軍節度使耶律元方州觀察使王惟吉帝遣左千牛衛上將軍蕭迪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劉三嘏往宋賀乾元節　是歲宋仁宗康定元年

辛巳重熙十年冬十月幸中京 按原書此年失載事實今據遼史補 是歲

宋仁宗慶歷元年

壬午重熙十一年春二月帝遣蕭英劉六符往宋求石晉所割瓦橋關十縣其書畧曰李元昊於北朝為甥舅之親設罪合致討曷不以一介為報況營築長堤填塞要路開決塘水添置邊軍甄稔猜疑慮隳信睦儻思久好共遺疑懷以晉陽舊附之區關南元割之縣見歸敝國共康黎元 初有涿州進士梁濟世嘗主文書於帳下

一日得罪歸宋言契丹將有割地之請又宋知雄州杜惟序亦先得其事以聞至是宋仁宗發書示輔臣色皆不動六符亦疑其書之先漏　夏四月宋遣知制誥富弼為回謝使張茂實副之按宋富弼是年再使遼據宋史本紀及此書則其為副者皆張茂實一人據通鑑長編及通考則始為符惟忠後為張茂實未知孰是報書畧曰元昊急謀狂僭嚮議討除已常聞達復云築堤埭開陂澤蓋霖潦忽溢當致繕防至於備塞隘路閱集兵夫葢邊臣常職乃鄉兵充籍之舊彼此何疑遽興請地之言殊匪

載書之約按原書所載宋國書之文割裂太甚殊未明晰今據第二十卷所載補正富弼又對曰兩朝人主繼好垂四十年一旦忽求割地何也帝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意欲何爲羣臣競請舉兵而南寡人以爲不若遣使取關南故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不絶歲幣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羣臣爭勸用兵者

皆為身謀非國計也帝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北朝全師獨克所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此誰任其禍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帝曰不能弼曰勝負既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者奉使一二人而已羣臣何利焉帝大

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雁門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平水聚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闕爾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欲各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朕為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爾朕不欲因爭地而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

在敗盟假為此事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役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哉帝感悟遂欲求婚弼曰婚姻易於生隙人命脩短不可知豈若歲幣之為堅久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帝曰卿且歸俟再來當擇一事為報并以誓書來弼遂歸復命秋八月宋再命富弼同張茂實齎書至書曰來書云章聖皇帝與昭聖皇帝誓書每歲以絹二十萬疋銀十萬兩以助軍

旅之費今以兩朝修好三紀於茲闗南縣邑本朝傳守已久懼難依從每年更增絹十萬疋銀十萬兩恭惟二聖威靈在天顧茲纂承各當遵奉共循大體無介小嫌餘依景德統和兩朝誓書帝不復求婚而意在增幣乃曰南朝遺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弼爭不可帝曰南朝既懼我矣何惜此一事我若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皇帝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已增幣何名為懼若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

為勝負非使人之所憂也帝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弼聲色俱厲帝知不可奪曰吾當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劉六符以誓書詣宋求為獻納宋竟許納字帝因命勒碑紀功擢劉六符為顯官子孫貴於國中　法天太后專制不滿四年帝幽而廢之既親政後始自恣拓落高曠放蕩不羈嘗與教坊

使王税輕等數十人約為兄弟出入其家至拜其父母
變服微行數入酒肆褻言狎語盡歡而返尤重浮屠法
僧有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貴戚望族
化之多捨男女為僧尼如王綱姚景熙馮立輩皆道流
中人曾遇帝於微行後皆任顯官每有除授凡所親信
不依常格徑與躐升如拉克禪等數十人左右隸役皆
自微賤入親宮闈曾無勳力拔居將相位至公卿爵賞
濫行除授無法樞密使馬保忠本漢人嘗從容進諫言

於帝曰罰當罪賞當功有國之令典也積薪之言汲黯嘆之斜封之濫至唐而極國家自朔北奄有幽燕量才授官人始稱職今臣下豢養承平無勲可陟宜序進之帝怫然怒曰若爾則是君不得自行其權豈社稷之福也保忠恐懼自是欲有遷除必先厚賜貴臣以絶其言

癸未　重熙十二年夏五月朔日食

甲申　重熙十三年秋七月帝遣使如宋告伐西夏元昊宋遣余靖來報聘

乙酉重熙十四年夏四月朔日食　是歲帝以弟鄭王宗元按宗元遼史作重元興宗諱宗真諸弟賜名上一字亦皆以宗宗元必重元之賜名或因其後來叛逆而改其上一字以示絕屬之意故遼史止稱重元歟加兵馬大元帥封晉國王樂樂上疑脫饒字郡王宗德進封豳王中山王宗正進封魯王豫章王宗熙進封齊王節度使宗哲進封長沙王按遼史皇子表聖宗六子長即興宗重元第二太平中封秦國王興宗立為皇太弟布古德第三重熙中封柳城郡王武格第四封燕王狗兒第五不言封爵蓋早殤也海古勒第六封饒樂郡王又按宏簡錄遼系屬傳布古德賜名宗簡武格賜名宗愿海古賜名宗偉其名與所封郡國與此書皆不合附識之以資參考

丙戌重熙十五年春三月朔日食　夏六月有流星出營室南大如杯其光燭地隱然有聲

丁亥重熙十六年東京留守耶律呼爾察叛入高麗命將軍蕭迪誅之　帝常夜宴與劉四端兄弟王綱入伶人樂隊命后妃易衣為女道士后父蕭穆濟曰蕃漢百官皆在后妃入戲恐非所宜帝擊穆濟敗面曰我尚為之若女何人耶帝工畫善丹青嘗以所畫鵝雁送諸宋朝點綴精妙究乎逼真仁宗作飛白書以答之蓋當是時

南北無事歲受南宋饋遺百四十五年內府之儲珍異

固山積也

戊子重熙十七年春正月如清水

己丑重熙十八年春正月朔日食 二月朔彗出虛晨見

東方西南指歷紫微垣至婁凡一百二十四日而沒

是歲宋仁宗皇祐元年

庚寅重熙十九年春正月如魚兒濼

辛卯重熙二十年春正月駐蹕混同江

壬辰 重熙二十一年秋七月祀天地 按原書於重熙十七十九二十二十一等年俱失載事實今據遼史補

癸巳 重熙二十二年冬十月朔日食

甲午 重熙二十三年夏四月朔日食 是歲宋仁宗至和元年

乙未 重熙二十四年帝遣使以畫像如宋求易仁宗御容以代相見篤兄弟之情 八月帝崩在位二十五年年四十一廟號興宗謚曰神聖孝章皇帝 按原書云謚曰文成皇帝考文

戌乃重熙二十三年所上尊號中二字非謚也今據遼史改正

先是日食正陽客星出於昴宋著作佐郎劉羲叟曰遼帝其有災乎至是果驗

欽定重訂契丹國志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重訂契丹國志卷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曾鏞

欽定重訂契丹國志卷九

列傳

馬保忠

馬保忠營州人也疏眉目豐下謹重寡慾斤斤自修州人賢其行自力讀書不謁州縣節用以給親里大穰則振其餘於鄉黨太平年間授洗馬改著作郎殿中丞興宗朝為樞密使尚父守太師兼政事令封燕國公時朝

餘　八月朔日食　是歲宋仁宗嘉祐元年

丁酉　清寧三年祖母儀天皇太后蕭氏崩（按興宗嫡母曰仁德后上尊號曰齊天皇太后生母曰欽哀后重熙元年尊號曰法天皇太后二十三年重上尊號曰儀天皇太后齊天重熙二年已為儀天所弑此年崩者乃儀天也原書訛作齊天今據遼史改正）帝遣懷德節度使蕭福延詣宋告哀宋仁宗發哀於內東門幄殿百官進名奉慰輟視朝七日

戊戌　清寧四年秋八月朔日食

己亥　清寧五年春正月朔日食　夏四月宋以周恭帝後

為崇義公給田千頃令奉周祀

庚子 清寧六年春正月大星隕東南有聲如雷

辛丑 清寧七年六月朔日食四分

壬寅 清寧八年冬十二月幸西京 按原書此年失載事實今據遼史補

癸卯 清寧九年春三月宋仁宗崩以姪曙為子嗣立是為英宗帝遣使祭宋大行於皇儀殿遂見宋嗣帝於東廂

嗣帝痛哭久之 先是蕭后既崩魯王宗元怙寵益驕恣與宰相共謀作亂及相某以貪暴黜宗元從帝獵於

涼淀帝讓宗元先行宗元不可帝乃先行依山而左宗元之子楚王洪孝以百餘騎直前射帝傷臂又傷乘馬仆太師某下馬掖帝使乘已馬殿前點檢蕭福美引兵迎帝與洪孝戰射殺之帝與宗元戰宗元不勝而遁南趣幽州一日行五百里尋被殺按遼史重元既敗北走大漠自殺此云南趣幽州乃據通鑑長編之文傳聞異詞未知孰是今姑仍之燕京留守耶律明與宗元通謀開其敗領奚兵入城授甲欲應之副留守某將漢兵拒焉會使者以金牌至遂擒斬耶律明帝尋亦至陳

王蕭孝先等皆坐誅其先遣聘宋使者數人悉宗元之黨也過白溝悉以檻車載至誅之獨蕭福延以兄福美有功得免

甲辰 清寧十年是歲帝遣林牙左監門衛大將軍耶律防樞密直學士給事中陳顗詣宋求真宗仁宗御容宋遣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張昇為回謝使（張昇二字原闕據宋史補）單州防禦使劉永年副之後帝以宋御容於慶州崇奉每夕宮人理衣衾朔日月半上食食氣盡登臺而燎之

曰燒飯　是歲宋英宗治平元年

先是重熙中興宗以聖宗及己畫像二軸詣宋求易真宗神宗御容曰思見而不可得故來求御容而見之也宋帝許焉會興宗崩遂寢至是遣使再求宋命修撰胡宿為回謝使李綬副之且許以御容約因賀正旦使置衣篋中交致焉

乙巳咸雍元年春正月文武百僚上尊號曰聖文神武全功大畧廣智聰仁睿孝天祐皇帝

丙午咸雍二年春三月彗見西庚申晨見於室本大如月長七尺許辛巳昏見於昴如太白長丈有五尺壬午孛於畢如月至五日沒　秋九月朔日食　是歲復改國號曰大遼

丁未咸雍三年春正月宋英宗崩子頊嗣立是為神宗

戊申咸雍四年春正月朔日食　是歲宋神宗熙寧元年

己酉咸雍五年秋七月朔日食

庚戌咸雍六年春正月如千鵝濼

辛亥咸雍七年冬十一月免南京流民租

壬子咸雍八年春二月以歲饑免武安州租稅按原書於咸雍元年六年七年八年俱失載事實今據遼史補

癸丑咸雍九年夏四月朔日食

甲寅咸雍十年春三月帝遣蕭扈如宋議河東地界國書大畧言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鋪舍侵入本國蔚應朔三州界内乞行毀撤别立界至等事宋神宗而諭以三州地界俟差官與北朝職官就地頭檢視定奪雄州

外羅城今修已十三年即非創築又非近事北朝既不欲如此更不令接續修白溝館驛亦俟差官檢視如有創蓋樓宇箭窗等並令拆去屯戍兵級並令抽回國書亦云倘事由夙昔因難徇情誠有侵踰何悋改正　秋九月帝使蕭素再詣宋議疆事宋遣劉忱呂大忠與之議於代州我使指蔚應朔三州分水嶺土隴為界宋劉忱與我使行視無土隴乃但云以分水嶺為界凡山皆有分水嶺相持久之不決

乙卯 太康元年 按原書以此年為咸雍十一年至三十年止無太康大安二元今據遼史改正 春三月帝復遣蕭禧齎國書詰宋以劉忱等遷延為言宋命沈括為報使來面議括尋於樞密院閲案牘得頃歲始議地界書指石長城為分界今所爭乃黄嵬山相遠三十里其議遂決 秋八月朔日食陰雲不見 冬十月彗出軫

丙辰 太康二年春二月賑黄龍府饑免南京租税

丁巳 太康三年春正月如混同江

戊午 太康四年夏六月朔日食 東南有大星出如瓠瓜聲如雷其光燭地 是歲宋神宗元豐元年

乙未 太康五年夏五月謁慶陵

庚申 太康六年秋七月彗出太微垣 冬十一月朔日食

辛酉 太康七年夏五月駐蹕嶺西

壬戌 太康八年夏六月朔日食陰雲不見

癸亥 太康九年秋九月朔日食

甲子 太康十年春正月如春水 按原書於太康二年三年五年七年十年俱失載事

實令據遼史補

乙丑 大安元年宋神宗崩子煦嗣立是為哲宗

丙寅 大安二年夏六月有星如瓜出文昌 秋七月朔日食陰雲不見 是歲宋哲宗元祐元年

丁卯 大安三年春正月賑南京中京饑

戊辰 大安四年冬十月免百姓所貸官粟

己巳 大安五年春三月晝有流星出東北

庚午 大安六年春二月駐蹕雙山

辛未　大安七年夏五月朔日食

壬申　大安八年春正月如山榆淀

癸酉　大安九年夏四月興中府甘露降　按原書於大安三年六年八年九年俱失載事實今據遼史補

甲戌　大安十年春三月朔日當食雲霧不辨　是歲宋哲宗紹聖元年

乙亥　壽昌元年春正月如混同江　按原書於此年失載事實今據遼史補

丙子　壽昌二年是歲大國舅帳蕭嘉里四郎君善騎射豪

俠不羈常養亡命數十人從行往來遊獵於遼東西其飲食用度强取辦於富民一日獲罪帝命捕之甚峻即嘯聚為盗未旬日間有衆二千餘攻陷乾顯等數州諸道發兵捕討累戰不勝涽率衆奔生女直界就結楊格太師謀叛諸軍追襲至境上不敢進具以聞北樞密院尋降宣劄子付楊格一面圖之楊格遷延數月獨斬賊魁嘉里首級遣長子阿固達獻遼餘悉不遣紿云已誅絕矣隨行婦女鞍馬器甲財物給散有功之人充賞帝

不得已反進楊格父子官爵自是楊格父子自平蕭嘉哩之後内侍有功陰懐兾志呑并旁近部族或誣以誘納叛亡或詐云盜藏牛馬好則結親以和取之怒則加兵以强掠之力農積粟練兵牧馬多市金珠良馬歲時進奉賂遺權貴以通情好

丁丑 孝昌三年夏六月朔日食 秋八月彗出氐斜指天市垣光芒三尺餘越三夕長丈餘掃巴星

戊寅 孝昌四年春三月幸春州 按原書於此年失載事實今據遼史補 是

歲宋哲宗元符元年

己卯 孝昌五年春三月帝命蕭德崇等齎國書詣宋見宋哲宗跪言曰北朝皇帝告於南朝皇帝西夏早休得即甚好哲宗答曰西人累年犯順理須征伐何煩遣使德崇等唯唯而退其國書畧云粵惟夏臺實乃藩輔累承尚主迭受封王近歲以來連表馳奏稱南兵之大衆入西界以深圖懇求救援之師用濟攻伐之難理當依允事貴解和蓋宋之於夏情重祖孫夏之於遼義隆甥舅

必欲兩全於保合豈宜一失於綏存而況於彼慶歷元豐中曾有披閙皆為止退寧謂輙違先旨仍事遠征儻蔽議以無從慮造端而有自宋報國書云惟西夏之小邦乃本朝之藩鎮曲加封植俾獲安全雖於北嘗與婚姻之親而在南全居人子之分含容浸久變詐多端爰自累歲以來無復事上之禮賜以金繒而不已加之封爵而愈驕殺掠吏民圍犯城邑推原罪惡在所討除聊飭邊防稍修武備據守要害控扼奔衝輙於去歲之冬

復驅竭國之衆來攻近塞凡涉兩旬自取死傷數以萬計糧盡力屈衆潰宵歸更為詭誕之辭往求拯救之力狡獪之甚於此可知采聽之閒固應洞曉必謂深加沮却乃煩曲為勸和示以華緘將之聘幣禮雖形於厚意事實異於前聞細料雅懷誠非得已顧於信誓殊不相關惟昔興宗致書仁祖諭協力蕩平之意深同謀外禦之情至欲全除使無噍類謂在稽于一舉誠無益於兩朝祖宗貽謀斯為善美子孫繼志其可弭忘今者詳味

縟辭有所未諭輒違先旨諒不在茲又回白劄子畧云夏國犯順罪惡如此北朝所當共怒兼慶歴皇祐間興宗屢嘗致書仁廟至有孰料宄頑終合平蕩等語且言北朝興宗敦篤歡和情義兼至方夏人有罪則協力討除及西征勝捷則持書相慶慮彼稱臣修貢則欲當朝勿賜允從令來兩朝歡好加於前日乃以夏人窮蹙之故詭辭干告既移文計會又遣使勸和恐與昔日興宗皇帝之意稍異竊料北朝臣僚不曾檢會往日書詞及

向所誓約聞達宋帝遣郭知章報聘初蕭德崇堅乞於國書內增休退兵馬還復土疆等語往復議論宋帝不從德崇留宋凡三十七日乃歸

庚辰孝昌六年春正月宋哲宗崩弟佶嗣立是為徽宗夏四月朔日食 秋七月熒惑犯房心

辛巳孝昌七年按原書誤以道宗之崩繫之孝昌七年較史少一年殊為疎外今改正春正月帝大漸戒孫延禧曰南朝通好歲久汝性剛切勿生事又戒大臣曰嗣君若妄動卿等當力諫止之甲戌帝

崩在位四十七年廟號道宗謚曰仁聖大孝文皇帝按原書云謚曰天福皇帝考道宗尊號曰天祐皇帝隆禮蓋誤以尊號爲謚而又誤天祐爲天福也今據遼史改正帝聰達明睿端嚴若神觀書通其大略神領心解末年女直節度使楊格遣子阿固達來朝以烏紳自隨遼之貴人與爲雙陸戲投瓊不勝妄行馬阿固達憤甚拔小佩刀欲刺之烏紳從旁救止急以手握鞘阿固達止以其柄戕其胸不死帝大怒侍臣以其強悍咸勸誅之帝曰吾方示信以懷遠方不可殺也侍臣又諫曰王衍縱

石勒卒毒中原張守珪赦禄山終傾唐室阿固達乃敢
陵躒貴臣肆其無君之心此而不除將貽邊患帝不從
欽定重訂契丹國志卷九

欽定重訂契丹國志卷十

天祚皇帝上

帝諱延禧道宗之孫太子濬之子也母曰穆齊氏初為齊王後為皇太孫道宗崩太孫即位羣臣上尊號曰天祚皇帝改元乾統

辛巳乾統元年春正月有流星燭地自西南入尾抵距星是夕有赤氣起東北方亘西方中出白氣二氣將散復

有赤氣起在旁　夏四月朔日食陰雲不見　是歲女直節度使楊格卒子阿周達立　是歲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

壬午　乾統二年夏閏六月策賢良　是歲宋徽宗崇寧元年

癸未　乾統三年冬十月如中京

甲申　乾統四年冬十月幸南京　按原書於此上三年失載事實今據遼史補

乙酉　乾統五年夏四月帝遣簽書樞密院蕭良詰宋言宋

朝出兵侵夏國今大遼皇帝妹嫁夏國主請還所侵地
五月宋徽宗遣龍圖閣直學士林攄報聘見帝跪上
國書仰首曰夏人數冦邊朝廷興師問罪以北朝屢遣
講和之使故務含容今踰年不進誓表不遣使賀天寧
節又築席徑嶺馬練川兩堡侵冦不已北朝若不窮詰
恐非所以踐勸和之意帝出於不意爲之愕然　秋八
月帝以林攄來使而失情復遣使如宋宋遣禮部侍郎
劉正夫來報酬對敏博議皆如約

丙戌　乾統六年春正月彗出西方其長竟天　三月帝復遣泛使同平章事蕭保先牛溫舒詣宋為夏請元符講和以後所侵西界地徽宗曰先帝已畫封疆令不復議若自崇寧以來侵地可與之

丁亥　乾統七年冬十月朔日食　是歲宋徽宗大觀元年

戊子　乾統八年夏四月射柳祈雨

己丑　乾統九年冬十月詔免今年租稅　按原書於此上二年失載事實今據遼史補

庚寅　乾統十年秋九月朔日食

辛卯　天慶元年秋九月宋遣鄭允中童貫來聘帝與羣臣相聚指笑曰南朝人才如此然帝時方縱肆貪得宋玉帛珍玩而貫所齎皆極珍奇至運兩浙髹漆之具火閣書櫃牀椅等往獻帝所以遺貫者亦稱是貫使歸至盧溝河有燕人馬植者得罪於國見貫陳滅燕之策貫攜歸宋改姓李名良嗣薦於朝遂賜姓趙後帝數移檄索取貫不與宋人圖燕之議蓋始此　是歲宋徽宗政和

元年

壬辰天慶二年春帝如混同江釣魚界外生女直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會適遇頭魚酒筵別具宴勞酒半酣帝臨軒使諸部長次第歌舞為樂次至阿固達端立直視辭以不能諭之再三終不從帝密謂樞密使蕭奉先曰阿固達意氣雄豪顧視不常當以事誅之不然恐貽後患奉先曰阿固達麤人何知殺之傷向化心設有異志蕞爾小國何能為阿固達有弟姪曰烏奇邁尼雅滿

呼實輩帝歲入秋山數人必從行善作鹿鳴呼鹿使帝射之或刺虎或搏熊帝喜輒加官爵後至圍場司差遣者有之阿固達會釣魚而歸疑帝知其意即欲稱兵是年秋遂併吞諸鄰近部族有趙三阿古齊大王者拒之不從阿固達擄其家二人來訴於咸州詳衮司送北樞密院時樞密使蕭奉先本戚里庸才懼其生事但作常事以聞天祚指揮就送咸州取勘欲使自新阿固達竟托病不至

癸巳 天慶三年春三月朔日食　阿固達一日帶五百餘騎徑赴咸州詳衮司吏民驚駭明日擁騎赴衙引問與告人趙三阿古齊等並問於廳下阿固達隱諱不伏供祈送所司取狀一夕領從騎歸去遣人訴於上謂詳衮司意欲殺我故不敢留自是召不復至第節次申北樞密院帝亦無如之何 按原書叙金太祖至咸州事多舛錯今據遼史改正

甲午 天慶四年秋八月女直阿固達始起兵用尼雅滿呼實為謀主尼楚赫伊呼羅索棟摩等為將帥會集女直

諸部甲馬二千首攻混同江之東名寧江州按原書誤作寧江府今據遼史改正時天祚射鹿慶州秋山聞之不以介意遣海州刺史高仙壽統渤海子弟軍三千人應援寧江秋九月遼兵遇女直於寧江州東戰數合渤海大敗或陣没或就擒獲免者無幾復攻破寧江州無少長悉殺之帝賞刑僭濫禽色俱荒女直東北與五國為鄰五國之東接大海出名鷹自海東來者謂之海東青小而俊健能擒鵝鶩爪白者尤以為異舊例歲歲求之女直女直至五

國戰鬬而後得女直不勝其擾及帝嗣位責貢尤苛又天使所至百般需索於部落稍不奉命則召部長加杖甚者誅之諸部怨叛潛結阿固達至是遂舉兵　是月帝出秋山赴顯州冬山射虎闢攻陷寧江州中輟不行

冬十月差守司空殿前都檢點蕭嗣先奉先弟充東北路都統靜江軍節度使蕭托卜嘉副之發契丹奚兵三千騎中京路禁軍土豪二千別選諸路武勇二千餘人以中京虞候崔公義充都押官侍衛控鶴都指揮使商

州刺史邢頴副之屯出河店臨白江與寧江女直對壘時遼國太平日久聞女直興師皆願從軍冀賞往往將家屬團結車營隨行　是月女直潛渡混同江掩遼不備未陣擊之嗣先軍潰其家屬金帛牛馬輜械悉為女直所得復以兵追殺百餘里管押官崔公義邢頴等死之甲兵三千為金所獲

初女直之起兵也率皆騎兵旗幟之外各有字號小木牌繫人馬上為號五十人為一隊前二十人全裝

重甲持鎗或棍棒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每遇敵必有一二人躍馬而出先觀陣之虛實或向其左右前後結陣而馳擊之百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中者勝則整陣而復追敗則復聚而不散其分合出入應變若神人人皆自為戰所以勝也

遼國舊例凡闗軍國大事漢人不預帝自兩敗之後意謂蕭奉先不知兵始欲改用將師遂召宰相張琳吳庸付以東征事張琳等碌碌儒生非經濟才統御無法遽

奏曰前日之敗失於輕舉若用漢兵二十萬分路進討無不克者帝謂其數多且差十萬即宣降劄付上京長春遼西諸路計人戶家業錢每三百貫自備一軍限二十日各赴期會時富民有出一百軍二百軍者家貲遂竭琳等非將帥材器甲聽從自便人人就易鎗刀氈甲充數弓弩鐵甲百無一二雜以番軍分出四路北樞密副使耶律鄂爾多為淶流河路都統按淶流河原書作東流河考遼史地理志上京有淶流河通考遼紀金四路出師鄂爾多出淶河路今據改正衛尉卿蘇壽吉副

之耶律寧為黄龍府路都統桂州觀察使耿欽副之復州節度使蕭𨈜赫為咸州都統將作監龔誼副之左祇候郎君詳衮蕭額爾吉訥為草峪都統商州團練使張惟協副之獨淶流河一路遂深入女直軍馬初一戰稍却各退保寨栅是夕都統鄂爾多誤聽漢軍已遁即離遼奚之兵棄營而奔明早漢軍尚餘三萬衆遂推將作少監武朝彦為都統再與女直合戰遂大敗餘三路聞之各退保本路防城數月間遂為女直攻陷丁壯斬戮

無遺嬰孺貫之槊上盤舞為戲所過赤地無餘應遼東界女熟戶女直亦為阿固達吞併分揀強壯人馬充軍遂有鐵騎萬餘　初蕭嗣先出河店之敗也諸番漢兵將多不赴都統行營聚合各逃走歸家或有被傷詣行闕而告歸者蕭奉先懼弟嗣先獲罪輒奏帝云東征潰兵懼所至刼掠若不從權肆赦將嘯聚為腹心患帝從之降赦應係出河店潰軍並免罪歸業所有遺棄係官器甲亦不理索嗣先遂詣闕待罪但免官而已自是出

征之兵皆謂戰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由是各無鬬志累年用兵每遇女直望風奔潰降赦免罪不能成功者此也

乙未天慶五年秋七月朔日食　八月帝下詔親征率番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命樞密使蕭奉先為御營都統耶律章努副之以精兵二萬為先鋒餘分五部為正兵諸大臣貴族子弟千餘人為硬軍扈從百司護衛軍北出駱駝口車騎亘百里鼓角旌旂震耀原野别以漢軍

步騎三萬命都檢點蕭呼圖克為都統樞密直學士柴誼副之南出寧江州路自長春州分路而進齎數月之粮期必滅女直一夕軍中戈戟有光馬皆嘶鳴咸以為不祥帝問司天官李圭圭不敢對宰相張琳前奏曰唐莊宗攻梁矛戟夜有光郭崇韜曰火出兵入破賊之兆遂滅梁天祚喜而信之師至鴨渌江人心疑懼　初帝親征女直尺雅淵烏珠偽為卑哀求生者陽以示衆實以求戰嫚書上之帝大怒下詔有女直作過大軍翦除

之語阿固達聚諸部長曰始與汝輩起兵蓋苦遼國殘虐吾謂若畀哀請降庶幾紓禍乃欲盡行剪除為之柰何不若殺吾一族衆共迎降可以轉禍為福諸部長皆羅拜曰事至此當誓死一戰　次日御營退行三十里或言於帝曰兵已深入女直在近軍心皆願一戰何必退也天祚亟召諸統兵官問策安在人皆觀望無敢言不顧戰者再傳令進兵　冬十一月帝與女直兵會時盛寒雪深尺餘先鋒接戰雲塵亘天日色赤暗帝親督

諸軍進戰少頃軍馬左旋三轉已橫屍滿野望帝御旗向西南出衆軍隨而退潰始悟矛戟有光為凶兆也女直亦不急追徐收所獲輜重馬牛而已帝一日一夜走五百里退保長春女直乘勝遂并渤海遼陽等五十四州 耶律章奴係大橫帳與衆謀曰帝久失道皇叔燕王淳淳乃道宗弟和囉噶之子俗呼為燕王實封秦晉國王○按原書云淳乃道宗宏本之子考淳乃道宗姪非道宗子且道宗諱洪基不名宏本此文舛誤之甚疑當云淳乃道宗弟宏道之子蓋宏道乃和囉噶之別名而傳寫舛去弟字也又淳無封秦晉而原書但言封秦國王亦誤今並據遼史改正親賢若廢

帝而迎燕王判燕京留守事女直可不戰而服也章努與同謀人二千餘騎夜半奔上京迎立燕王是日有燕王妃父蕭唐古德告其事帝詔遣長公主駙馬蕭昱領精騎千餘詰廣平淀防護后妃諸王行宫别遣帳前親信伊遜齊御札馳報燕王時章努先遣燕王二妃親弟蕭迪里外甥蕭雅里說之曰前日御營兵爲女直所敗帝不知所在今天下無主諸公幼弱請王權知軍國事失此機會姦雄竊發未可圖也燕王曰此非細事帝自

有諸王嘗立南北面大臣不來而汝等來何也密令左右拘之少頃伊遜持帝御札至備言章努等欲行廢立之事燕王對使者號泣斬蕭迪里首級以獻單騎由間道避章努賊衆趨廣平淀待罪帝待之如初章努知燕王不聽領麾下掠慶饒懷祖等州嘯聚渤海盜衆數萬直趨廣平淀犯帝行闕索戰賴順國女直阿固齊等三百餘騎一戰而勝擒其貴族二百餘人並斬以徇妻女配役繡院或給散近幸為婢餘得脫者奔女直章努偽

作使人帶牌走馬夯女直近境至秦州為識者所獲以送
帝帝命腰斬于市剖其心獻祖廟分送五路號令
初章努之叛也蕭奉先以燕王素得漢人心疑章努潛
與南路漢軍同謀遂以鬧帝以同知宣徽北院事韓汝
誨諭漢軍行營傳宣曰將士離家暴露日久風霜之凍誠
可憐憫今女直遠遁不可深入並令放還諸軍皆歡呼
分散越三日復遣使督進發軍中洶洶遲疑不行及聞
大軍已敗亦自燒營逃去帝隨行衛兵僅三五百人而

已遂降詔募奚漢人護駕到廣平淀有官者轉一官白身人三班奉職及至廣平再降指揮若護駕至起離日依上推賞　是歲宋遣羅選侯益等來賀生辰及正旦入國道梗至中京阻程兩月不得見帝而回　是歲女直阿固達即皇帝位國號曰金建元收國元年是為金太祖

丙申　天慶六年春正月朔夜渤海人高永昌率兇徒十數乘醉恃勇持刃踰垣入府衙登廳問留守蕭保先所在

紿云外軍變請為備保先纔出刺殺之是夜有戶部使大公鼎本渤海人登進士第頗剛明聞亂作權行留守事與副守高清臣集諸營奚漢兵千餘人次日搜索先作亂渤海人得數十人並斬首即撫安軍民倉卒之際有濫被其害者小人喜亂得以藉口不可禁戢一夜燒寨起亂　初三日軍馬抵首山門大公鼎等登門勸諭使歸不從　初五日夜城中舉火内應開門騎兵突入於通衢大公鼎高清臣督軍迎敵不勝領麾下殘兵百

餘人奪西門出奔行闕高永昌自殺留守蕭保先後自據東京稱大渤海皇帝改元應順據遼東五十餘州分遣軍馬肆其殺掠所在州郡奚人戶往往挈家渡遼以避獨瀋州未下宰相張琳瀋州人也帝命討之琳先任戶部使有東京人望至是募遼東失業者并驅轉戶強壯充軍蓋遼東夙與女直渤海有讐轉戶則使從良庶幾効命敢戰旬日之間得兵二萬餘隨官屬將領聽從辟差　是春帝募渤海武勇馬軍二千人屯白草谷備

禦會蕭保先為政酷虐渤海素悍有犯法者不恕東京乃渤海故地自太祖力戰二十餘年始得之建為東京而蕭保先嚴酷渤海苦之故有是變按原書無蕭保先嚴酷以下三句文義不完今據通鑑長編補入夏五月初自顯州進兵渤海止備遼河三叉梨樹口張琳遣羸卒千餘疑其守兵以精騎間道渡河趨瀋州渤海始覺遣兵迎敵旬日間三十餘戰渤海稍却退保東京張琳兵距城五里隔太子河劄寨先遣人移文招撫不從傳令留五日糧決策破城越二日

發安德州義軍先渡河次引大軍齊渡忽上流有渤海鐵騎突出其傍諸軍少却退保舊寨河路復為所斷三日不得渡衆以饑告謀歸潘州徐圖後舉初七日夜移寨渤海騎兵尾襲强壯者得入城老幼悉被殺掠是時軍伍尚整方議再舉忽承女直西南路都統棟摩國王檄準渤海國王高永昌狀遼國張宰相統領大軍前來討伐伏乞救援當道於義即合應援已約五月二十一日進兵檄到潘州衆以渤海詐作此檄不為備是日開

探東北有軍掩至將士呼曰女直至矣張琳急整軍迎敵將士望見女直兵氣已奪遂敗走入城女直隨入先據城西南後縱兵殺戮幾盡孟初劉思温等死之張琳與諸子弟等并官屬縋城走免盡失軍資器甲隨入遼州收集殘軍坐是謫授遼興軍節度使乃平州也自張琳之敗國人皆稱燕王賢而忠若付以東征士必樂為用兼遼東民有渤海之敗渡遼失所者衆若招之為軍彼有報怨此且報國必以死戰帝乃授燕王都元帥蕭德恭

副之永興軍使耶律佛德延昌宫使蕭昂並兼監軍聽辟官屬召募遼東饑民得二萬餘謂之怨軍如郭藥師者是也別選燕雲平路禁軍五千人并勸諭三路富民依等第進獻武勇二千人如董龎兒者是也又科斂脚車三千乘準備隨軍支遣境内騷然矣　燕王既招怨軍武勇軍共三萬人自八月進發十月到乾州簡山劄寨至十一月二十四日夜忽管押武勇軍太常少卿武朝彦率府屬馬僧辨潛謀作亂遣百餘騎趨中軍帳先

殺燕王燕王覺之奔他軍免餘皆閉壁不應朝彥知謀不成擁騎二千欲南奔道為人所殺　燕王自被命東征恥其行未出境而兵亂兔率諸軍自梨樹口渡遼水欲下瀋州駐兵城下射書令降不應選精鋭梯城復矢石如雨不能上或報女直援至退保遼河是行雖無所得亦無所失既而燕王被召赴闕留北宰相蕭德恭上京路都統耶律伊都副之大詳袞耶律特哩古濛懿州路都統延慶宫使蕭和尚努副之都元帥府監軍耶律

佛德顯州路都統四軍太師蕭幹副之並以屯田為備
自帝親征敗績中外歸罪蕭奉先於是謫奉先西南
面招討擢用耶律大悲努為樞密使蕭扎拉同知樞密
院使間有軍國大事帝與南面宰相執政吳庸馬人望
柴誼等參議數人皆昏繆不能裁決當時國人諺曰五
箇翁翁四百歲南面北面頓瞌睡自已精神管不得有
甚心情殺女直遠近傳為笑端有人聞于帝帝亦笑而
悟是歲罷耶律大悲努再召蕭奉先代之蕭扎拉授西

京留守事其後罷吳庸馬人望柴誼以李處溫左企弓代之至於國亡　女直初援渤海已而復相攻渤海大敗高永昌遁入海女直遣烏訥實貝勒以騎三千追及於長松島斬之其潰散漢兒軍多相聚為盜如侯槩吳撞天等所在蝟結以千百計自稱雲隊海隊之類紛然並起每一飯屠數千人數路之民殆盡將師不能制

丁酉天慶七年夏帝再命燕王會四路兵馬防秋　秋七月初發燕山府　冬十月至陰涼河閘怨軍以時寒無

衣刼掠乾州都統蕭幹一面招安初怨軍有八營共二萬八千餘人自宜州募者謂之前宜營再募者謂之後宜營前錦後錦亦然有乾營顯營乾顯大營嚴州營叛者乃乾顯大營前錦營也　十一月到衛州蒺藜山遂留大軍就糧司農縣領輕騎二千欲赴顯州處置作過怨軍行次懿州或報女直前軍已過明王墳即召大軍會薇州　有星如月徐徐南行而落光照人物與月無異　是年蘇復州編民百餘户泛海至宋登州岸具言

女直兵來攻遼東地已過遼河西宋登州守王師中以聞宋帝詔童貫蔡京議遣人偵其實委師中選將校七人各借以官用平海指揮兵船載郭藥師同往至海北見女直邏者不敢前復回青州宋安撫崔直躬奏其事宋帝復委童貫措置應借官過海人悉寘之法别遣使女直講賣馬舊好　是歲金太祖天輔元年

戊戌　天慶八年春正月燕王淳將討怨軍而過金兵於嶶州之東未陣而潰初怨軍入攻前後多見天象或白氣

經天或白虹貫日或天狗夜墮或彗掃西南赤氣滿空遼兵輒敗是夕有赤氣若火光自東起往來紛亂移時而散軍中以為凶兆皆無鬬志燕王與麾下五百騎退保長泊魚務於是金兵入新州節度使王從輔開門降金人焚掠而去所經咸懿濠衛四州皆降犒勞而過金人別遣棟摩國王攻怨軍於顯州怨軍大敗金人以馬疲破乾顯州焚掠而歸帝在中京聞燕王兵敗金人入新州晝夜憂懼潛令内庫三局官打包珠玉珍玩五百

餘囊駿馬二千夜入飛龍院餵養為備嘗謂左右曰若女直必來吾有日行三百里馬若干又與宋朝為兄弟夏國舅甥皆可以歸亦不失一生富貴所憂者軍民受禍耳識者聞之私相謂曰遼必亡矣自古人主豈有棄軍民而自為謀身計者其能享國乎暨聞金人焚封新州以歸即以謂威德所加彼何能為復自縱肆　夏五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秋金人陷東京黄龍府咸信蘇復辰海同銀通韓烏遂春泰靖等五十餘城内並邊

二十餘州各有和糴倉依祖宗法每歲出陳易新許民自願假貸收息二分所有無慮三百五十萬石雖累歲舉兵未嘗支用至是金人悉取之據遼東長春兩路

是時有楊朴者遼東鐵州人也本渤海大族登進士第累官校書郎先是從高永昌叛因降於金頗用事勸金帝稱尊號又陳說金帝曰自古英雄開國受禪必先求大國封冊八月金帝遣人來求封冊其事有十嵗號大聖大明皇帝一也國號大金二也玉輅三也衮冕四也

玉刻御前之寶五也以弟兄通問六也生辰正旦遣使七也歲輸銀絹二十五萬疋兩分南宋歲幣之半八也割遼東長春二路九也送還女直阿固齊趙三大王十也天祚付羣臣等議蕭奉先大喜以為自此無患差静江軍節度使蕭錫呼翰林學士楊勉充封册使副歸州觀察使張儔太常少卿劉湜充管押禮物官將作少監楊立忠充讀册使備天子衮冕玉册金印車輅法駕之屬册金帝為東懷國至聖至明皇帝其册文畧曰眷惟

肅慎之區實介扶餘之俗土濱上國材布中區雅有山川之名承其父祖之祚碧雲袤野固須挺於渠材皓雪飛霜疇不雄於絕駕章封屢報誠意交孚載念遙芬宜膺多戩是用遣蕭錫哷等持節備禮册為東懷國至聖至明皇帝義敦友睦地裂豐腴按原書裂作列詳文義當作裂地裂豐腴謂割遼東長春二路與金也今改正嗚呼戒哉欽哉式孚於休所有嶽號緣犯祖號改為至聖至明餘悉從之使人自十月發行十二月至金國楊朴以儀物不全用天子之制又東懷國

乃小邦懐其德之義仍無册為兄之文如遥芬多戩皆非美意彤弓象輅亦諸侯事渠材二字意似輕侮命錫呼歸易其文隨答云兄友弟恭出自周書言友睦則兄之義見矣楊朴等面折以為非是金帝大怒叱出使副欲腰斬之尼雅滿諸人為謝乃觧尚人笞百餘次年三月止遣蕭錫呼楊立忠回云册文罵我都不曉嶶號國號玉輅御寶我都有之須稱我大金皇帝兄即巳能從我今秋可至軍前不然我提兵取上京矣帝惡聞女直

事蕭奉先揣其意皆不以聞遷延久之聞上京已破和

議遂寢後帝復請和皆不報　是歲宋徽宗重和元年

欽定重訂契丹國志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重訂契丹國志卷十一至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曾鏞

欽定重訂契丹國志卷十一

晉表

晉主重貴降表

孫男臣重貴言頃者唐運告終中原失馭數窮否極天缺地傾先人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兵連禍結力屈勢孤翁皇帝救患摧剛興利除害躬擐甲冑深入寇場犯露蒙霜度鴈門之險馳風擊電行中冀之誅黄鉞一麾天

焚燒冢盡發掘金銀珠玉所司即以聞蕭奉先皆抑而不奏後天祚不知問及陵寢事奉先對以初雖犯元宮刦掠諸物尚懼列聖威靈不敢毀壞靈柩已指揮有司修葺巡護奉先迎合誕謾類皆如此遼國屢年困於用兵應有諸州富民子弟自願進軍馬人獻錢三千貫特補進士出身諸番部富人進軍獻馬獻粟納官各有差又因燕王言遼東失業饑民困踣道路死者十之八九旨令中京燕雲平三路諸色人收養候次年第等推恩

官爵之濫至此而極　四月朔日食　是歲宋徽宗宣和元年

庚子　天慶十年冬十月朔日食

辛丑　保大元年春日有青忽青黑無光其中洶洶而動若鉦金而湧日旁有青黑色正如水波周回而旋轉將暮而止　金人自破上京終歲不出師然國兵防屯如故有東南路怨軍將領董小醜坐討平州賊逗遛不進被誅本部隊長羅青漢董重孫等倡率怨軍作亂攻綿州

月餘不能下賴都統耶律伊都援兵怨軍始懼郭藥師等内變自殺賊魁羅青漢等數人就招安都統蕭幹奏選留二千人為四營擢郭藥師張令徽劉舜臣甄五臣各統將領餘六千人悉送燕雲平三路充禁軍或養濟實欲分其勢也伊都謂蕭幹曰前年兩營叛刦掠乾州已從招安今歲全軍復叛而攻綿州茍我軍不來城破則數萬居民被害所謂怨軍未能報怨於金人而屢怨叛於我家今若乘其解甲遣兵掩殺淨盡則永絶後患

幹曰亦有忠義為一時脅從者豈可盡誅之二人議論不合交章並奏卒從蕭幹之議　自金人起兵以來天下郡縣所失幾半生靈塗炭宗廟邱墟帝尚以四時遊畋為樂工作之費未嘗少徹遂失内外人心嘗有倦勤萬幾之意有四子長曰趙王昭容所出次曰晉王文妃所出次曰秦王許王按原書誤以許王為魯王今據遼史改正並元妃所出國人皆知晉王賢而屬望焉元妃兄樞密使蕭奉先慮秦王不得立密圖之未有以發晉王母文妃姊妹三人

長適耶律達哈拉次適伊都會達哈拉妻嘗過伊都家蕭奉先密遣人誣告其結伊都將立晉王尊帝為太上皇達哈拉妻等皆伏誅文妃亦賜死獨留晉王時伊都在軍中聞之懼即領千騎并骨肉車帳叛歸金國時方盛夏途中為霖雨所阻天祚遣知奚王府蕭實默寧相蕭德恭大詳衮耶律特哩古歸州觀察使蕭和尚努太師蕭幹各領本部軍馬會合追之至閭山縣相及諸軍議曰今帝信用奉先致晉王之禍蕭奉先平日視吾曹

蔑如也伊都宗室之豪俊負氣不為人下若擒伊都則他日吾曹皆伊都也不若縱之為利皆曰諾於是紿云追之不及伊都既亡奉先懼諸將皆叛乃峻加蕭實默等爵賞以慰其心

壬寅保大二年春金人陷中京中京奚國也先是金帝遣使赫嚕等如宋自海上歸得書意宋朝絶之乃命其弟固倫國相貝勒并尼雅滿爲紳用遼降人伊都為前鋒由奚西過平地松林駐白水别遣精兵五百騎到松亭關邀

截本京官民奔逸車乘帝在燕京聞報甚懼即日出居庸關又聞伊都為前鋒導兵奄至蕭奉先奏曰伊都乃宗枝也豈欲亡遼不過求立其甥晉王而已何惜一子伐其奸謀遂賜晉王死晉王賢而有人望死非其罪行闕百官諸軍聞之莫不流涕自此人心並離　三月報伊都兵至帝率騎兵五千西奔雲中府留宰相張琳李處溫等與燕王同守燕帝去時衛士五千中途潰散僅諸王并長公主駙馬諸子弟三百餘騎過雲中城下撫

諭留守蕭扎拉轉運劉企常等曰金兵不遠好與軍民守城但取馬三千匹由天徳軍趨漁陽入夾山因謂蕭奉先曰使我至此皆汝之由汝急去人不汝容奉先慟哭辭去行二十里左右執送金軍為我兵奪回賜死按原書以蕭奉先為左右所殺與遼史本傳不合今改正金兵至雲中蕭扎拉等率軍民父老開門迎降金帝留精兵二百騎與留守自衛而追帝幾及應行宮内庫三局珍寶祖宗二百餘年所積及其幼女悉為俘掠一空金兵自追帝旬日未回府中

兵變推馬權韓執譙為都統逐出蕭扎拉等與衛兵閉門拒守飛申燕王求救時燕王無兵可遣但指揮蔚州發兵應援金兵回至城下見留守等被逐督軍民攻城殲向破城執馬權韓執譙等盡殺之諸軍陷朔應諸州擄去群牧良馬三萬匹帝奔夾山命令不通燕王守燕深得人心李處温與族弟處能及其子奭都統蕭幹挾怨軍謀立燕王告報在京百官諸軍僧道父老數萬人於三月十七日詣燕王府方邀張琳告其事琳曰攝政

則可未可即真處溫曰天意人心已定豈可易也百官

班立獨琳有難色既而王出李奭以赭袍被之百官軍

民拜舞山呼王鶩泣辭不獲免而即位僭號天錫皇帝

改元建福改怨軍為常勝軍以李處溫守太尉左企弓

守司徒曹勇義知樞密院虞仲文知參政張琳守太師

十日一朝平章軍國大事外雖以元老尊之其實不欲

其位在己上也李處能李奭等數十人以定策功補官

方議降赦燕中父老再告隨駕內庫都點撿劉彥良奸

佞之人導引天祚帝為一切失德之事國人呼為肉柱杖蓋言其倚附而行也妻雲奇者本娼婦也日夕出入禁中以為諧謔夫婦共為國害請先誅而後降赦是日梟彥良夫婦之首於市人爭臠肉而食之然後肆赦

燕王廢帝為湘陰王詔曰大道既隱不行揖遜之風皇天無私自有廢興之數事貴得効人難力為朕幼保青宮長歸朱邸雖曰人情之久係誰云神器之可求欲避周公之嫌未忘季札之節奈何一旦之無主至使四海

之求君推戴四從謳歌百和不敢墜祖宗之業勉與攬
帝王之權實懼簒圖之為難尚思復辟之可恃近得羣
臣之奏槩陳前主之非所謂愎諫矜能比頑棄德躁動
靡常節平居無話言室家之杼柚盡空吏資淫費宗廟
之衣冠見毀不暇常畋漢子之戮實無名仮妻之亂孰
可忍加以權臣壅隔政事糾紛左右離心遐邇解體訖
無悛悟以至播遷伊感自貽大勢已去是謂辜四海之
望安得冒一人之稱宜削歟名用昭否德方朕心之辜

愛尚不忍從奈羣議之大公正復見請勉循故事用降
新封可降封為湘陰王嗚呼命不於常事非得已豈予
小子敢專位號之尊盍徇衆心以為社稷之計凡在聽
聞體予至懷　燕王自稱尊號以燕雲平中京上京遼
西六路奄為己有帝所有者惟沙漠以北西南面西北
路招討府諸番部族帝猶稱保大二年遼國自此分矣
夏四月燕王遣知宣徽南院事蕭托卜嘉樞密副承
旨王居元充告謝使詣宋至白溝等候宋徽宗降旨以

天祚見在夾山燕王安得擅立令雄州却之人使遂回
是時宋命太師童貫為宣撫使以蔡攸副之勒兵十
五萬廵邊下詔復燕雲故地仍以三策付童貫如燕人
悅而取之因復舊疆上也燕王納欵稱藩次也燕人未
服按兵廵邊下也貫遣張寶趙忠齎書往諭燕王使舉
國内附其書畧曰吳越錢俶西蜀孟昶等歸朝以來世
世子孫不失富貴況遼之與宋歡好百年誠能舉國内
附則恩數有加苟懷安執迷後時失機恐有彭寵之禍

起於帳中淳得書斬其二使又令趙翊（本董龐兒）遣使臣說
諭易州土豪史成使起兵獻城為史成執送燕京斬之
五月宋童貫再遣种師道等率兵數萬壓境先遣閤
門宣贊馬擴持宋徽宗手詔撫諭燕王使納土以歸世
世不失王爵并告燕民以示存恤之意王雖不從心亦
懷懼馬擴過白溝有漢兒劉宗吉者私出見擴許開涿
州門以獻擴以二牓付之是時宋師稍集种師道總東
路之衆屯白溝王禀將前軍楊惟忠將左軍种師中將

右軍王玶將後軍趙明楊志將選鋒軍辛興宗總西路之衆屯范村楊可世王淵將前軍焦安節將左軍劉光世冀景將右軍曲奇王育將後軍吳子厚劉安將選鋒軍並聽劉延慶節制以劉鞈宇文黄中為參謀鄧珣為

廉訪　六月宋童貫至高陽關駐軍用知雄州和詵計降黄榜及旗述弔民伐罪出於不得已之意如敢殺人並從軍法若有豪傑以燕京來獻除節度使　燕王遣

達實林牙領一千五百餘騎屯涿州新城林牙見馬擴

詰以兩國盟好何為興師旣是信使安得結劉宗吉獻城擴曰女直兵已至山後本朝乃是遣兵救燕劉宗吉見投安得不納林牙曰本欲留宣賛緣自來通和不欲太甚欲和則和欲戰則戰大暑熱毋令諸軍徒苦語畢上馬馳去前軍統制楊可世信和詵言燕人久欲内附必有簞食之迎將輕騎數千過界趨蘭溝甸乃先遣人以旗榜渡河橋開示林牙見之曰有死而已可世為所掩敗傷而退燕王益兵二萬遣蕭幹統之將渡白溝求

諸將皆欲迎戰師道曰不可妄動尋退兵蕭幹迎戰於范村甚力與宗遣楊可弼救之仍自督戰乃却凡駐白溝河十有二日退保雄州其日北風大雨雹追騎大至詬以敗盟追至雄州而還童貫歸罪和詵謂探報不實妄請興師既而宋徽宗降詔班師　當燕王僭號之初漢軍多而番軍少蕭幹建議籍東西奚二千餘人及嶺外南北大王伊實王皮猛蘇拉司實民自遭金入起兵往往竄山谷沙漠間聞燕王立無不內向然人馬

饑甚不能遠來遂令州縣括之得萬餘户選一人為軍夫贍家錢三十貫謂之瘦軍既而散處涿易間侵掠平民甚於盗賊主兵之官縱而不問後來常勝軍叛歸宋朝首殺涿州瘦軍家口正其罪以此取悦人心　燕王淳病聞帝自夾山傳檄至天德雲内朔武應蔚等州已會合諸番精兵五萬騎約秋八月入燕并遣近侍實達爾扎拉馳馬問勞燕王并索衣裘茗藥淳甚懼召南北大臣會議李處温蕭幹謂莫若迎秦而拒湘湘者天祚降封為湘

陰王秦者乃天祚次子秦王也名百官共議有從吾議者東立獨有南面諸營都部署耶律寧處西謂天祚果能復興何名拒之迎子拒父亦無是理處溫以寧搖衆欲誅之淳撫枕歎曰此忠臣也天祚果來吾有死而已將何辭以見耶帝兵出漁陽僅復朔應等州復為金所敗虜元妃及諸王案遼史元妃從帝西狩以疾薨不云為金所獲與此未知孰是帝復奔夾山是月二十四日淳薨謚曰宣宗無嗣　李處溫及其子奭舊與宋趙良嗣善童貫使良嗣以書約為内應募諜者技之

并通書禹柔吉等令結義士開門迎降以賤往者歸朝
之言處温亦令爽以帛書相贈答及淳臥病知必死授
處温都元帥欲以身後托之病既亟蕭斡與達實林牙
矯命名宰相侍疾獨處温不至陰聚武勇軍二千為備
紿曰奉密旨防他變是夜淳薨不發喪斡等先集蕃騎
三千陳於毬場會百官議立淳妻蕭氏為太后權主軍
國事奉迎天祚次子秦王為帝從其議者書名押字無
敢有一異者蕭氏遂即位於柩前改元德興蕭后者燕

王泰國妃也妃兄弟坐章奴誅帝囚之上京金人破城得出又囚於中京淳立而歸后以蕭幹有援立功封為越王帝聞淳死下詔削其官爵并妻蕭氏亦降為庶人仍改姓虺氏后僭位時獨李處温後至稱賀屬時多難未欲即誅赦其罪但追毀元帥宣劄而已其弟處能懼禍及己落髮為僧蕭后送之海島龍雲寺或告云處温父子潛通童貫欲挾后歸宋朝后引問處温曰臣父子於宣宗有定策功宜數世宥不當以讒獲罪太后曰向

使燕王如周公終享親賢重名於後世者豈不勝太寧王舍音楚國王納哩耶遼親王諱反誅者誤燕王者皆汝父子併數他罪數十條處温無以對遂賜死其子爽陵遲處斬命籍其家資得見錢七萬餘貫金銀珠玉稱是皆自為宰相數月之間四方賄賂公行所得初處温聞帝播遷勸燕王僭號以圖恩倖及燕王死後恐遼國將亡失其所依北通金國南結童貫願挾蕭后以納土皆非至誠欲為身謀而至此反為身禍及宋師入燕山追封處

温為廣陽郡王子奭為保寧軍節度使以其家為廟録其孫一人　秋八月金帝趨中京道聞帝聚兵於旺國崖亟往攻之大戰生擒都統蕭規帝脱身走會夏國引援兵數萬襲天德軍金帝遣偏將帥兵七千擊破之屬秋霖水暴至夏人溺水不可勝計金帝既以屢勝兵疲遂因秋戍並邊牧馬休兵屯奉聖州之東　自燕王死蕭后專政恐漢人應南軍將謀之管常勝軍郭藥師遣使奉表叛降宋高鳳亦以易州降時宋童貫回雄州在

道中而郭藥師至授以軍八千并易州義兵五千並隸劉延慶為嚮導軍聲大振　九月蕭后遣蕭容韓昉詣宋奉表稱藩　冬十月宋劉延慶郭藥師等自雄州趨新城劉光世楊可世自安肅軍出易州會於涿州合兵五十萬攻燕進駐盧溝河而燕軍蕭幹亦於燕城十里外築壘相拒藥師會延慶選常勝軍五千騎間道襲燕夜半渡河銜枚而進質明常勝軍五千騎雜鄉人奪迎春門以入大軍繼至燕城遣人諭蕭后使降蕭幹知宋

師入燕亟往救人皆死鬬藥師屢敗奔門不得出盡棄馬縋城而下死傷過半還者數百騎而已時宋師屯盧溝河者未動蕭幹兵纔數千得漢兒兩人留帳人夜半偽相語曰聞漢兵十萬吾師三倍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衡其中舉火為應殲之無遺陰逸其一人歸報宋人用之既夕而遁衆軍遂潰自相蹂踐幹遣騎追至涿水北而回　十二月金尼雅滿趨南暗口達蘭駙馬趨北牛口金帝趨居庸關分三路入燕蕭后既敗奉表於金稱

藩請和金帝不許自嬀儒二州進兵抵居庸關守者棄關遁去

欽定重訂契丹國志卷十一